

树的艺术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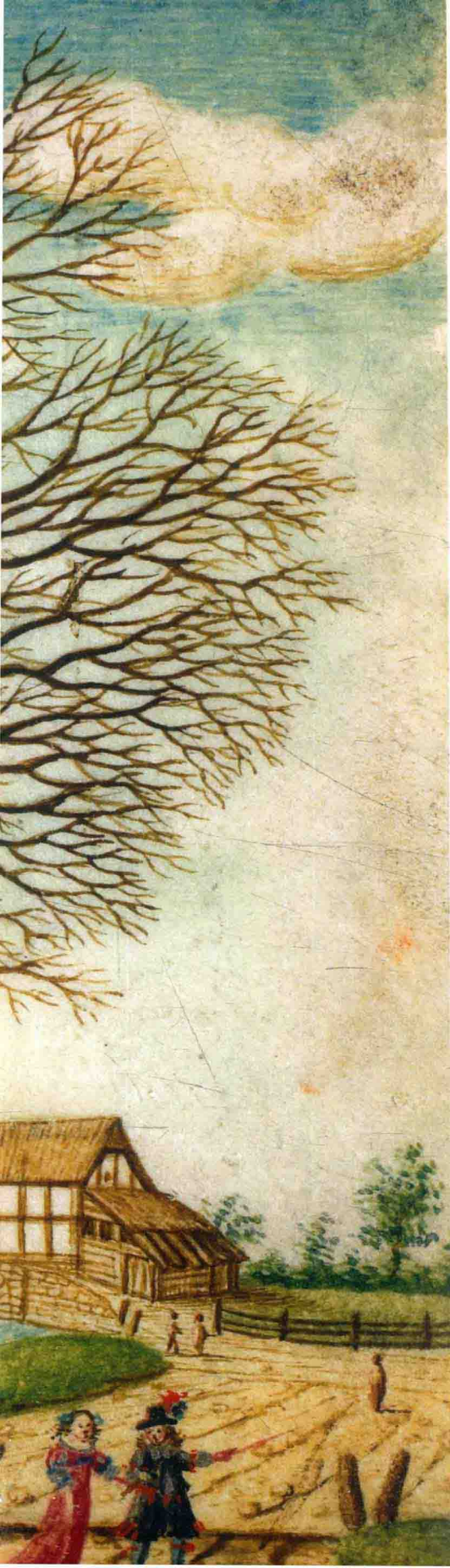
THE TREE
Meaning and Myth

[英] 弗朗西斯·凯莉 (Frances Carey) 著
沈广湫 吴亮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树的艺术史

[英] 弗朗西斯·凯莉 著

沈广湫 吴亮 译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6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树的艺术史 / (英) 弗朗西斯·凯莉 (Frances Carey) 著;
沈广湫, 吴亮译.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6.9 (2016.11 重印)
ISBN 978-7-5459-1183-1

I. ①树… II. ①弗… ②沈… ③吴… III. ①树木—文化史—世界
IV. ① S718.4-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5191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3-2016-035号

THE TREE by Frances Carey ©2012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First published in 2012 by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A division of The British Museum Company Ltd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SHU DE YISHUSHI 树的艺术史

[英] 弗朗西斯·凯莉 (Frances Carey) 著
沈广湫 吴亮 译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选题策划: 王丽婧

策划编辑: 张 帅

责任编辑: 董曦阳 郭 明

特约编辑: 倪笑霞

营销编辑: 栾壹婷

美术编辑: 王 越

印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北口民族工业园 9 号

邮政编码: 101102

开本: 787mm × 1092mm 1/12

插页: 4

印张: 17

字数: 214 千字

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9-1183-1

定价: 1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The Tree







序



给人类的“树文明”深描蓝图

万物都有自己的历史，树也有它的历史。

树，在生物界只有“进化史”，在人类社会中则成就了一段“文明史”。

这本《树的艺术史》给读者们呈现出一部“树文明”简史。

树文明：树乃“人之树”

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与巴黎的罗浮宫、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和圣彼得堡的冬宫博物馆并列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珍品和艺术品，及很多伟大科学家的手稿，藏品丰富，种类繁多。令人意外的是其中竟还蕴含着一部关于树的“文明史”。多亏了此书作者弗朗西斯·卡莉这样的有心人的爬梳之功，使得这部简史被书写得如此趣味盎然。

树的进化不仅远远早于人类的进化，而且，人类祖先与树的紧密关联，也早于人类历史开启之时。树所构成的原始丛林，可以被看作类人猿的“家园”，也是早期人类的“子宫”。

类人猿就是从树上爬下来进而直立行走的，站起来的人类祖先由此才获得了开阔高远的视野。2000年10月，古老的人科女童化石“塞拉姆”在埃塞俄比亚被发现，这块属于人类进化最早物种的南方古猿化石证明，人类祖先从树上走到地面比原本预想的要晚得多，大约是330万年前。

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单棵树木，也比任何单个的人都“长寿”得多。位于美国加州东部白山山脉的一棵狐尾松，以近5000岁的高龄当之无愧地被加冕为“树王”。在埃及人建造第一座金字塔的时候，它老人家就已经300岁了，“树王”与人类文明一起延续到了今天。

自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后，这个世界上的“树木架构”就开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从狩猎文明转向农耕文明，使得人类开始砍伐树木以获得农耕之地，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气候

的全球变暖（酸雨随着大气而飘移）让树木年轮记载了人类气候的急速改变，使得每棵树皆不可避免地被“人化”。

这意味着，在树进化史的晚期，尽管树仍保持着自身的诸多自然属性，但已被人类“自然人化”，或者说是被“文明化”了。

德国人类学家格罗塞（Ernst Grosse, 1862—1927 年）在《艺术的起源》（*The Beginnings of Art*）一书中就明确指出：“从动物装饰到植物装饰的过渡，是文化史上最大的进步——从狩猎生活到农业生活过渡的象征。”早期人类开始把视角转向植物，创造包括树在内的植物装饰，其实就是将树纳入了“人类文明体系”当中，树已经成为“人之树”！

在中西方之间：树的“神话”与“意义”

这本图文并茂的《树的艺术史》，所展示的就是人之树的“两个 M”——“意义”（Meaning）与“神话”（Myth），毫无疑问，无论是树的意义还是树的神话，都是人类赋予树木的，而不是树木本身具有的，但先天属性与后天人化之间必然会形成相互匹配的关系。

原始人类可以通过树“通灵”，所以在人类早期的历史上有过大量的关于树的“神话”。看过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电影《阿凡达》的人，一定会对那棵巨大的“通神树”记忆犹新，Na'vi 族人通过自己的感受器（辫子）与神树相连后，可以借助神树的力量获得启示与能量。这其实是对原始人类文明“树崇拜”的情景再现，玛雅文明中的巨树就有这种“绝地天通”的巫术功能。

在墨西哥游历期间，我惊奇地发现，玛雅文明确实与华夏早期文明有太多近似之处，其思想核心是“巫的传统”，这与华夏文明同属天人相通的“一个世界”的世界观，苏美尔文明与此后的欧洲文明才是此岸与彼岸分离的“两个世界”的世界观。树在玛雅文明中就成了沟通天人的“灵媒”，这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何其相似，该青铜神树代表东方的神木“扶桑”，铜树上站着九只太阳神鸟。

众所周知，华夏文明历来推崇“天人合一”与“民胞物与”，树在农耕文明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在《诗经》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名句，诗句中的杨柳是中国人抒情达意的文学意象；孔子也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名句，此处松柏的万古长青、苍劲挺拔、刚直不阿间接成为儒家道德的物化象征。

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树的形象经常出现，也成了华夏文化的符号和象征。在元代山水画之后，画中树木常常以“一枯一荣”的面貌出现，这并不仅仅是为了枯笔与润笔的比照，更

是阴阳协调与互动之智慧的显现。在绘画、陶瓷、家具、文玩当中，树更成为一种文化上的隐喻，被赋予了以吉祥向善为主的民俗意义。当然，华夏民族的“实用性”品格，也使得金钱榕成为“摇钱树”的代理者。

更有趣的是，由于世界观和文化观的差异，中西方对待树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基督教传统当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广为流传，夏娃由于在伊甸园被蛇诱惑而偷食了苹果树上的禁果，由此世人知道了“羞耻”，亚当和夏娃获得了负罪感。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年）就此归纳基督教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而相形之下日本文化则由羞耻心所推动而成为“耻感文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断然二分，如盎格鲁-撒克逊人居多的英格兰和多元文化混血的墨西哥，在基督化之后皆仍保存着耻感的社会大众心理。

当今中国哲学家李泽厚则认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乃有乐天派取向的“乐感文化”。但是，中国儒家的伦理传统仍要人“知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礼法来德化万物，百姓不仅要遵纪守法，而且引以为荣。松柏之类的“比德”手法，其实就是将高尚的道德与树木品性进行伦理类比，所求的乃是“善美交融”。

与中国的“伦理本位”传统不同，欧洲还有一个强大的“科学传统”，这就使得树木也被纳入近现代的植物学体系当中。《树的艺术史》果然是西方学术普及的产物，它从知识论的角度介绍了树木的基础知识，在本书“树木馆”一章，更是将进入文明视野的树木形态进行了划分，就好似中药铺子里面的药匣子一般，将各种树条分缕析地进行逐一研究，这恰恰与中国那种模糊思维的传统形成了对峙之势。实际上，每个树种内部的文明都是相当错综复杂且引人入胜的，无论是广泛分布在北美、欧洲的桦树，还是生长在海拔几千米高地上的喜马拉雅雪松；无论是佛陀在其下修得觉悟的菩提树，还是象征永生的蟠桃树，皆形成了自身的“自然-文明史”，只要您耐心阅读，就会发现此书的高妙之处！

生态启示录：回归人与树的亲缘关联

人们总是说，我们来自自然，又复归于自然。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在现代文明阶段变得愈加紧张，这本书也促发了我们对于“生态文明”的积极思考。

从人类的先祖到现代人类，皆与树产生了复杂而亲和的关系，树本身既是自然的存在，也是文明的存在。自工业革命完成之后，“人化”的伟力变得越来越强大，真正的荒野变得

越来越少了。想一想美国黄石国家公园里面的树木经历了 1988 年那场大火后，许多树木都是新生的，已不是上古荒野的原貌，而且许多动物物种也不是美洲大陆的土著动物了。再想一想，公园里、街道旁的树，从小在温室抑或室外栽培的时候，都已经被人工培育了。为了适应公园抑或道路的“框架”，它们更是经常被进行人工的修剪与处理。这就是一种所谓的“树的人工化”。

这种人对树的培育方法，表达了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性审美观。如果你比较一下凡尔赛宫园林与中国苏州园林里面的树，你会惊奇地发现两类“树的人工化”手法，这两种手法各自体现了东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凡尔赛宫园林里面的树往往采取几何造型的手法，把树修剪成三角或半圆的形态，这种欧洲园林的“树之美”如果出现在中国园林里，一定会显得非常奇怪，但当今城市中被修剪整齐的树篱都是此种西化产物。

中国古典园林崇尚“道法自然”，往往希望树木长得歪歪曲曲，很少有直线形的修剪，越是弯曲的树越被认为更符合自然形态。但有时不免过犹不及，为了达到这种自然形态，树苗从小就被盖上了“铁笼子”，以使得树木的枝干曲折地生长，这其实是另一种人工化的手段。从生态文明角度来看，这两类人工化都是人类对于树木自然生长权利的干预与剥夺。

所以说，如何在人工化如此强势的时代，重新回归人与树的亲缘关联与生态关系，变得相当艰难而又绝对必要。“生态文明”也要求人与树之间形成崭新的互动，还有什么比树木一春一抽芽、一秋一落叶、一年一枯荣、一岁一年轮这些自然现象更美丽的呢？这也是《树的艺术史》给读者的最高启示。由此，这本书可称为一本“生态启示录”！

小而美的图文书

总体观之，《树的艺术史》是一本面向国民大众的文化、艺术与科学普及读物。它不似大部头学术专著般高深，也不是集成式且说明不多的图录，它充满了生动与趣味。

这是一本好读的“小书”，而不是晦涩的“大书”。这里的大与小不是指书的厚薄、开本，而是指作者写作的方式。从英文原文来看，弗朗西斯·凯莉以非常流利且通俗易懂的语言书写了一部“树简史”，叙述方式娓娓道来，似乎面对的读者就是来博物馆或者艺术馆观展的观众。从中可以看出她在写作的时候，就清楚地知道有一群“隐藏的读者”存在，这决定了作者下笔的深浅与缓急。

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美书”。这样的“美书”，既不是那种味同嚼蜡没有任何图像的高头讲章，也不同于以插图为主仅附有简单说明的图录，而是一本图文交相辉映的好书，书中

的图像与文字之间的相互融合形成了可观性叠加的效果。“树木馆”一章，好似词典，让读者不必依序阅读，而可以像翻词典那样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自由阅读”。排版布局合理、美观。翻开书，您会感受到，设计师从封面到封底皆在一丝不苟地创作。这种书籍内部的排版与设计千万不可小视，它直接决定这本“美书”是否具有“可观性”，从而将读书与看图结合起来，成为内容平衡与设计均衡的“图文书”。

请读者们珍读这本图文书，进而去爱恋树木，敬畏自然，因为树乃“人之树”！

刘悦笛

新世纪乙未年最后一日于闲傍斋

※ 此序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生活美学倡导者。著有《分析美学史》《生活美学——现代性批判与重构审美精神》《艺术终结之后》等多部作品。



மனையுதையுடனே மருமகன் மனையுதையுடனே
 மனையுதையுடனே மருமகன் மனையுதையுடனே
 மனையுதையுடனே மருமகன் மனையுதையுடனே

மனையுதையுடனே மருமகன் மனையுதையுடனே
 மனையுதையுடனே மருமகன் மனையுதையுடனே
 மனையுதையுடனே மருமகன் மனையுதையுடனே



目录



引子

树之古老 3

大英博物馆之树缘 3



第一章 树简史

第一节 树木知多少 8

名何为名? 8

树木栽培 11

世界失而复得 16

第二节 树木之神与蕴 24

基督教传统中的生命之树 28

知识树与家谱树 35

现代世界中的生命树 40

树林别趣 43

艺术与自然 48



第二章 树木馆

猴面包树 名副其实的“生命树” 56

桦树 树中淑女 58

构树 魅力树皮布 64

黄杨 制琴良材 68

雪松 气味芳香，难得之材 72

椰树	全身是宝	76
山楂	从迷信残余到国王的徽章	80
柏树	凭吊伤怀，千古悠悠	84
桉树	梦幻般的传说	90
无花果	隐秘意深	92
桦树	战争与她携手，和平与她拥抱	98
银杏	很古很魅很抗爆	102
愈疮木	结缘神灵	104
月桂	太阳神依旧的爱	106
苹果	令人浮想联翩的符号	110
桑树	丝绸之路的源头	118
橄榄	和平、希望、拯救	124
松树	自然女神的挚爱	130
杨树	仰慕天地的荣光	136
梅、杏、桃及樱桃	傲雪迎春，绚染绽放	140
橡树	力量与耐力的象征	148
柳树	伤痛的情怀	156
紫杉	拒腐防朽，弓箭良器	160
可可	欧洲富人必备	164
枣树	耶稣荆冠	168



后记：森林都去哪儿了？	172
-------------	-----

附录

索引

引子

自古以来，树木就是神灵的圣殿。乡野中参天挺拔的树木一直被奉若神明。森林及其所包含的那份沉静常让人类膜拜，个中虔诚并不亚于对黄金象牙神像的供奉。树木之不同，在于由不同的神祇所司，好比栗栎之于朱庇特，月桂之于阿波罗，橄榄之于密涅瓦，桃金娘之于维纳斯，杨树之于赫丘利。

普林尼^①

《自然史》第十二卷，77—79 年¹

林祈圣母赐恩，
不厌不恶之，
或令其侥幸，
得善终。
路遇之木，
乃灵气彰显。

W.H. 奥登 (W. H. Auden)

《田园诗·第二部：林——写给尼古拉斯·纳博科夫》，1979 年²

树木从来就是人与自然、超自然之间联系的核心。而且，这样的联系已经成为人类生态和精神幸福感萌生的基础。树木轻而易举就能激发人类的想象，唤起人们那些有关圣林、“林中静穆”的想象或记忆。全世界最古老的文学作品——创作于四五千年前的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 中，美索不达米亚（今属伊拉克地区）众神治理的疆域好像就是一片雪松林。史诗中吉尔伽美什杀死护林怪兽洪巴巴，取胜后大肆毁林，彰显树林象征意义的同时，也暴露出人类对自然的莽撞和无视。

公元前 1 世纪维吉尔 (Vivgil, 公元前 70—前 19 年) 所著《埃涅阿斯纪》(Aeneid) 便已完全臣服于森林的魔力之下。该史诗主要根源于埃涅阿斯缔造罗马的传说。特洛伊陷落后，王子埃涅阿斯逃往那不勒斯西海岸阿佛那斯——传说中的地狱入口。埃涅阿斯得到指引，找到指路金枝，继而看到“斯提克斯冥界森林，斯提克斯对生者而言为无路之境。”³ 这里，指路的金枝常被认为是白果槲寄生（图 6），白果槲寄生宿主之一，即代表宙斯 / 朱

① 普林尼 (Pliny the Elder, 23—79 年)，古罗马作家、博物学者、军人、政治家，以《自然史》（一译《博物志》）一书留名后世。为与其外甥小普林尼区分，一般世称他为老普林尼。——编者注



↑ 图1 《罗摩衍那》林木序列（局部），19世纪出自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或斯里兰卡。棉织品，103厘米×755厘米（整体）

底特神的橡树。溯泰伯河而上的埃涅阿斯终于来到一处所在，并在那里缔造出罗马国的盛世荣光。那一片丛林中“曾居住着从树干中出世的半人半羊农牧神和一班仙女”。⁴

第三部史诗为南亚地区的《罗摩衍那》，该作品大部分内容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写成（图1），其故事线索与森林紧密相连。主人公罗摩因攫取阿逾陀城的王位，与妻子悉塔、弟子拉克什曼一同被流放到印度最大的远古森林丹达喀隐居13年。尼日利亚南部埃多族和优鲁巴人常在林中祭神，如白脸海神欧略昆。1910年出土的中世纪伊费王国佩冠铜头像即被认为用于祭祀。1938年伊费城后续出土的其他头像再次表明，这些头像极有可能是当地古代君主林间祭祀时的陈列（图2）。



← 图2 奥尼王铸铜头像，12—15世纪出自尼日利亚伊费优鲁巴族高36厘米

树之古老

树木的起源比任何玄乎的神话传说还要久远。化石研究表明，陆地植物约在 4.1 亿年前首次出现，四五千万年后，木质导水管状组织的出现，才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树”进化出来（图 3）。与之相对的是，灵长类动物最早出现于 6000 万年前，人类的出现不过是五六百万年前的事。

不列颠诸岛的历史更少不了树木的影子，橡树、桤木、榛树随着过去 200 万年的气候变化兴衰荣败（图 4）。200 万年对于另一座岛屿——生物多样性胜地马达加斯加，则仅是时间片段而已。马达加斯加生长着多种原生特有动植物。世界现有的 8 种猴面包树中有 6 种生长于此，且均经历了数百万年的独立进化。另外，第 7 种也生长在非洲大陆（见第 56 页）。

树木世界的远古奇观中，不乏人称树中“玛士撒拉”（Methusalehs）^① 的高龄树，如苏格兰泰湖附近欧洲最古老树木——2000 岁的福廷欧紫杉。更有“老”出一筹的近 5000 岁的加州东部白山山脉的狐尾松。

大英博物馆之树缘

自 1753 年创立至今，大英博物馆与树木就有着深厚渊源。它的成立得益于自然历史收藏巨匠汉斯·斯隆爵士^② 的



↑ 图 3 黄砂岩中保存的最早的前裸子植物，古羊齿属木本孢子植物树叶
发现于爱尔兰基尔根尼（Kilkenny）

长 25 厘米
已灭绝，现藏于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



→ 图 4 斯威特小道（局部），树木年轮显示，
小道建于公元前 3807—公元前 3806 年
木板材质主要是橡树、桤树以及椴树，木桩材质主要是榛树和桤木。

1970 年，雷·斯威特（Ray Sweet）在英格兰格拉斯顿伯里附近萨默塞特平原芦苇淀中挖掘泥炭时发现了该垫高的木板小道，小道因而得名。

① 据希伯来语《旧约》记载，玛士撒拉是亚当的第 7 代子孙，也是最长寿的老人，据说他在世上活了 969 年。他的长寿使其名字成了不少古老东西的代名词。——编者注

② 汉斯·斯隆爵士（Sir Hans Sloane, 1660—1753 年），是一名英国内科医生，更是一名大收藏家。1753 年他去世后遗留下来的个人藏品总数超过 71000 件，主要是自然历史标本，还包括书籍、印刷品、手稿以及植物标本集。根据他的遗嘱，所有藏品都捐赠给国家，这些藏品最后被交给了英国国会。在通过公众募款筹集修建博物馆的资金后，大英博物馆于 1759 年 1 月 15 日在伦敦市区附近的蒙太古大楼成立并对公众开放。——编者注